

草

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

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我写过最好的一篇散文，虽几经易稿，但变动的都是词语，大体仍未动。不管是它的象征意的丰富还是引申义的广泛都毋庸置疑。 **我们每个人，都是一棵草。**

我是一棵草。我现在再次睡不着，因为我是一棵草。

为什么一棵草会睡不着？因为毕竟我是生长在地里的，风一吹，草就会动。

在我漫长的草生生涯中，这样的睡不着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我其实不应该生长在这里的，我身边的周围是农作物，它们被人管着呵护着，有人浇水，有人捉虫。我不一样，我是要被他们打药除去的植物，我几乎算不上是植物。

或许是我生命力强盛，几次除草药过去，我依然没有死，我亲眼看着我的同伴们被连根拔起，或许是我个子矮小，拔我同伴的人没有注意到我，所以我才有了在这夜晚睡不着机会。

有时候我会思索我自我存在的价值，我不是烟草，也不是药草，我没有加工售卖和治病救人的责任。我甚至连路对面的狗尾巴草都算不上，它们至少还有孩童会欢喜，而我，无人问津。我还被这风扰的心烦意乱而睡不着。其实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，阳光、微风和雨露是草的标配。但是大晚上是没有阳光的，晴朗的夜空也没有雨露，但风却从未停过。我无法陷入那种在微风中摇曳的诗意作态，我无法去听风的低语，风刮走了我储存的不多的水分，微风能不能别再来了，去其他地方，去村上春树那里，他会说，且听风吟。

我是一棵草，我不会。

有人说，你不就是一颗草嘛，干嘛非得追求那么好的睡眠质量？你就做好光合作用，在大地上出点绿色的陪衬就好了呀？这又不累。

这话带给我深深的不适感。我既是一颗草，我自然想享受光合作用，可我又是一颗人间草，我不得不享受那种红尘的沾染。

当然，那种沾染，应该叫踩。

路对面已经有了些许白色了，我知道那是天际线，现在的风已经带来了阵阵湿气了。

我希望，在以后的某一天，当我经历了完美的睡眠后睁开双眼的时候，是一个和现在黎明，朝阳开始冉冉升起，我身上的露珠闪闪发亮。

其实一棵草的愿望也很简单，只不过是不要被鸟屎砸头，睡觉的时候不要在风中摇曳。这就是我的愿望，或许别的草还有更加深远的愿望。

其实我不应该这么想，其他的草有没有想法我是不知道的，我们不能对话，我不过只是一棵草，我为什么要去揣摩其他草的心理活动？

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风这时候已经小了许多，光线也很和煦，我该睡觉了。

我看到一个戴有黑框眼镜的人向我走来，他应该是向这片农作物走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脸完全映衬着光线，我看不太清。

他走到我的身边，他蹲下伸出手抚摸了我，这让我完全没有了倦意。

他的上颚和下颚碰撞着，将一句话抛在风里，我仔细听着，就好像在且听风吟。

“这一丛韭菜，该割了。”

2020年11月6日